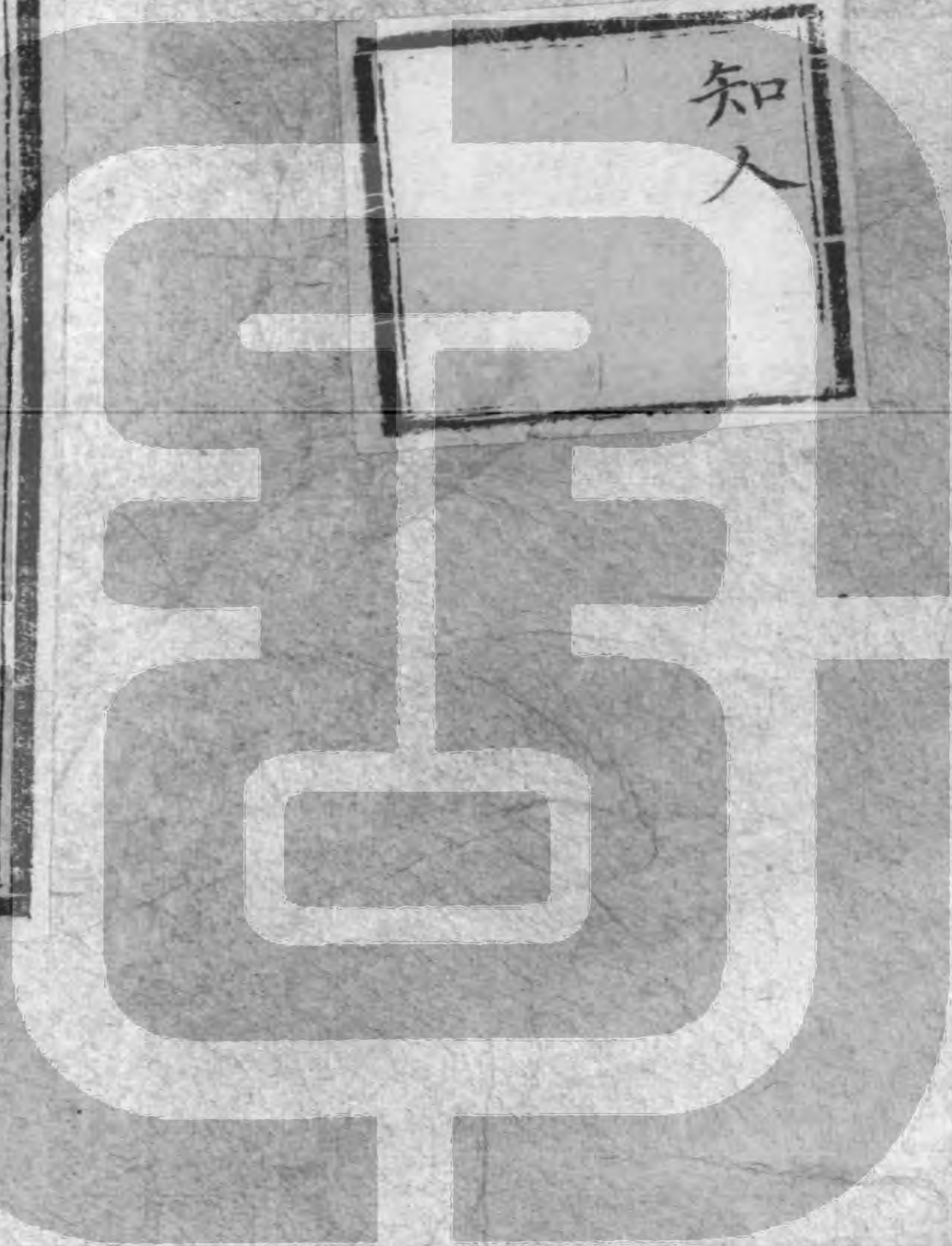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五十四
之一百五十五

6244
:67

知人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四

知人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閭門之內。姑姊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覩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

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是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黶去。衛靈公嘗令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黶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

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莊王時。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為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諫。尊不謀。感。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

也。居視其所親。當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文侯與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手。左高由子方笑。文侯曰。美矣。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解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漢文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之。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賈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教。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教之。所存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

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爭臨城死

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

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武帝征和元年。趙王彭祖卒。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

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

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立昌為趙王。

漢昭烈皇帝領益州牧時。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以蔣琬為廣都長

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

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遂雅敬亮。乃不加罪。亮為蜀郡

太守。成都將瀆靖謀出降。薄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名而無其

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

天下之望。乃禮而用之。

魏明帝景初二年。詔中都侯孫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尚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如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祚。猶有曹休內外之望。賴遭日月。御勤不傾。使各守分職。纖芥不間。以此推之。親至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及。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入。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當今日。可參平勃。作金霍。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彈。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以付與大事。霍光給侍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彈夷狄。以至孝質真。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妾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譏。上官桀桑和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帝問。司徒陳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之知也。

後魏高祖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違。法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惟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偽

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尚書中書監高閭曰。竊謂表益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諸殺晁錯。是其佞。若以二人言之。望之為忠。若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問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瞭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瞭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某。後事顯忠。初非佞也。問曰。子某諫楚。初雖隨迷。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某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

唐太宗貞觀六年。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彊幹。為害極力。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善。始可任用。

十一年。徵又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疵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璧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重。重片善。不

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棄。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而不能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為恨也。陛下聰明神武。天資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不能遠。倖又出言無隱。疾惡大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隔。亂亡不卹。將何以求。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

給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咸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行之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君時逢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事失。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吏。不假芻蕘之議。龜龜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和遠為人。君可不務乎。

徵論人臣有六正。六邪。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惟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

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蕤之功周召
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
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
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遠
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中國之所好也况從仕
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
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嚮矣與
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
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曷
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
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
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一

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
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
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楚然
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
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
進賢不憚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
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
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
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
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
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
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

顧後言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誦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門。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誣以圓方。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豈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早有餘載矣。徒

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於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向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循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太宗甚嘉納之。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詔令百官議之多言。亮嘗諫。唯殿中少

監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關。命宰相妙擇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都。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去李緯。大好鬚鬚。更無他語。由是改授緯洛州刺史。

太宗嘗從容問揚州都督長孫無忌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運。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曩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嘗憂公等可否。以相規。何如。皆拜謝。上曰。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

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美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摠兵攻戢。非所善也。

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曹。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深兩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

肅宗乾元元年。張錡聞文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錡為不切事機。器為判州防禦使。代宗大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詔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德宗興元元年。議者或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為之慮。柰何更以為罪乎。上曰。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恐贖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

德宗常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惡。而朕不覺也。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泌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實善。罰惡矣。

然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黜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時議者多以李勉大梁失守。不應高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非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是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翰林學士陸贄奉天論解蕭復狀奏曰。右蕞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者。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高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

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可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况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語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奕德。翻覆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况乃

見稱名流。獲踐清尊。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待。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揉。忠邪靡分。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憲宗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為臣也。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奸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諧毀

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為心。以懲勸為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奸人之利。自然為小人所嫉。譖毀百端者。蓋緣求無所獲。取獲無所得故也。思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為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顧遇。則進。疑阻。則退。不為他計。苟安其位。以此常為奸邪所構。以其無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之人。所以知獎。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為黨也。豈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儻之士。然後謂非朋黨也。陛下親行堯舜之道。高上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為黨。是道德同也。孔子。聖人也。顏回已下。皆希聖者也。更相稱贊。為黨乎。是道業同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人德行同也。後漢末。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盡心匡國。盡節憂時。

而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為構陷。自為黨人。遂起錮黨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策。明若日月。豈不為誠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讒人。投俾豺虎。可謂三覆也。上曰。朕無疑卿等意。况言朋黨未至公道。爾終又對曰。趨利之人。常為朋黨。以同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構毀。以違其私。故也。小人多詐。譖言常勝。正人少機。直道常不勝。伏希陛下監其事情。而察其言。行則可矣。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顧問畢。上曰。有一事甚異。朕比來未能言之。鄭絪身為宰相。事朕不盡心。朕與宰相商量。欲詔盧從史却歸潞府。續追入朝。鄭絪輒漏洩我意。先報從史。令其陳奏。潞府無糧。三軍且請山東就糧。為人臣豈合有此事耶。故事合如何處置。絳對曰。若實有此事。雖以誅族於陛下。未足塞責。復曰。陛下從何得之。計其細必不自洩。從史必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上曰。吾甬密奏。

對曰。臣與鄭絪先後懸殊。不相往來。臣約其事體。必無此理。鄭絪讀書頗識事體。時稱佺士。素有美名。雖不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參。陛下密謀。便敢洩之於奸臣。雖術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合至此。况絪頗知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有難測。莫不同列有不便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為此亂。真其去位。若不過陳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賜詳熟。無令人言陛下惑於讒佞也。上良久曰。亦應如此。朕幾誤為虜分。至是遂已。

憲宗時。京兆少尹裴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承宗所署德州刺史薛昌朝為德節度。令中使賈旌節授之。而魏博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遽報承宗言。昌朝與朝廷通。遂星夜追昌朝德州節度。及旌節至魏州。又為季安留連。得為宴樂。停七八日。而昌朝尋已追到鎮州。朝命遂

不行。比及武使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并言人譖傷武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遲明，方見憲宗大怒，乃召學士李絳，因顧問奏對。上顏色甚震怒，曰：「裴武謂我苟求脫禍於賊中，上言不實，令我制除薛昌朝。今果不受，又使回未見先宿裴洎宅，須左除嶺南遠處，絳奏言裴武甚諳練時事，往陷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跡可稱。今所銜命不合，絕有乖錯。大底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慮思度，王承宗恐國家必有征討，請割德、兩州，且得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心。然鄰道魏博、東平、范陽，與王承宗勢同事等，恐他時亦為朝廷所割，必是為鄰道所搆，兼以利害鼓動之，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時意，便且奏來，後必恐鄰境脅制誘動，遂有後變。計裴武不敢不盡其心，今陛下擇裴武使亮逆悖亂之邦，一不如意，便有貶責。臣恐今後

奉使賊中，無復得誠實。其後奉使者皆以武為誠，依阿可否之間，必曰：「其言及表章則如此，其深心則臣不可保。」不可顯言是非，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別處置或有乖錯，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賂，言語不實，則須重責以懲姦欺。又言先於裴洎宅宿，且裴武久為朝官，其諳制度，裴洎身為宰相，特授恩私，必無未見而便宿宰相家，固無此理。昧劣於此兩人，猶不敢至是。況皆是詳練時事之人，計必無此事。必有搆傷裴洎裴武，陛下不可不察。上良久曰：「誠有此理，事合從寬，更不用問。」武得守其信。

武宗立，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論。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蒿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

亦。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竿。戈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悉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

會昌中。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上言曰。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曰。

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觀縷而言。西漢劉向。不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常以繇共工。讎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讎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何者。共工。讎兜。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遠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讒其布被。為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從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為黨也。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真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

鈞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謚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天子咎宰我鑽燧為父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皆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誦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搜挈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聽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同上歛歛相

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羨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姦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暫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宋真宗咸平六年右諫議大夫田錫乞詢求將相狀曰臣嘗讀唐太宗實錄見李靖文武材畧隋將韓擒虎即其類也靖每與擒虎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也初事隋為殿內直長更那尚書牛洪見而重之曰李靖王佐才也今國家自先帝平晉之後與戎狄結隙將相舊人相次薨謝遣鄆州縣屢為戎狄所陷皇威不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即不知今來朝廷公卿大夫有韓擒虎與李靖論兵否有人如牛洪知李靖有五佐方石若

人能論兵有人負王佐才。未嘗陛下知之否。有人善論兵有人負王佐才。乃是帝王合先知之矣。自來皇城司差人探事。又別差探皇城司探事人。如此察探京城民間事。無鉅細皆達聖聰。近又差朝臣為巡撫使。及差朝臣以點檢酒務名目出外採訪。所採訪之事。不過民間利病。不過官吏能否而已。即未聞委公卿大夫察訪。善論兵之令。而求有王佐之才者也。由是見所求者瑣屑。而所忽者遠大也。陛下君以宗廟社稷為憂。以生靈為念。即宜以遠大為務。求將相急也。臣奉聖謨。令陳鄙見。仰祈英睿。特賜放詳。

仁宗時。叅知政事范仲淹奏。辨滕宗諒。張亢疏曰。臣聞議論太切。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彛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違隣。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竊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

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眾者。且遣儒臣以經畧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勅到。滕宗諒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唐書到。

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願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其言
者張元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
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于連人。當
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其
似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
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
待將帥少息。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
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坐
坐享茶椀。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
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
人。費去取問。滕宗諒張元。如實是已犯。使仰承認。當議量情。規
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

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濫。其于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

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賜貶黜。免令臣包羞於

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

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三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

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

不疑。况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麓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

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

之至。

仲淹又奏。雪張元疏曰。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元所奏。嘗將公用

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遊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透

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觀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
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已。更不坐罪。其張元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

是自肯。縱已費露亦不入已。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聚札丁父憂。家貧起任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蒲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升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侵使着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元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進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

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元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慶曆四年十二月。知洛州尹洙論朋黨繫於上。意疏曰。臣聞之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陽脩。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氣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差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嘆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任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任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海。豈當違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

而仕京師者。孰不思其親。豈獨裒得遂其私恩哉。則裒之不當。豈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脩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未改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過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抑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

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樞密使副陝西安撫使韓琦。乞別白朋黨狀。奏曰。臣竊聞已降詔書。申誠朋黨。此蓋陛下恢善治。勸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穴之見。少思開助聖明。竊以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好邪。有好公之人。有挾私之黨。既為性之不同。則各以類而相附。大凡忠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唯在於公。故政化可興。而邦家是賴。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奸邪與挾私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唯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真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朋黨。必望陛下重加貶責。不可務寬俾其忠賢與好公之人。以類而進。奸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別白。臣恐天下搢紳。自今而後。

欲建一善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朋黨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人。不顧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于上曰。此朋黨之為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廢而不用矣。惟陛下甚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

五年。河北都轉運使歐陽脩論小人欲害忠賢。必指為朋黨。且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唯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有指以專

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為過。而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杜衍等四人。非有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皆爭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富弼料以九事乃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論仲淹之賞。是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滂。仲淹則是劉滂而非尹洙也。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

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羨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務以此而言。臣見銜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辭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辭。懇辭之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其遜避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避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辱回。近及一月。方敢略陳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

陳志雖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其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過事便行。更無推避。臣方惟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侍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加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屬意實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緣山傍海。不憚勞瘁。使武備再備。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假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僚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諛臣不

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遠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仕。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邪。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國信。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至和元年。侍御史趙抃論邪正君子小人。上言曰。臣聞欲治之善。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謨讜言。皆盡地納也。忠厚鯁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詭姦之徒。日益摧縮。瑞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產右前後。一日

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癯瘠。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末如之何也。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基。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者。其有言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雜然滿前。孰為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眎而聽聽之。精擇而慎柬之。真偽明白。人焉廋哉。大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佞首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史備存。有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濟德美。構杞瓊。登流竄四裔。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

且夷則倚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
皇威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才不能與。秦嬴之敗。曾不旋踵。元
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
唐太宗納房杜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克儻。遂成貞觀之治。
天皇聽敬宗之附會。戮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其後元振朝思
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勢。其危殆相繼。不絕如纒。試用
人之得失。莫不繫國之安危。間分兩塗。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
之姿。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以求治。然
而邇來日星譎見。聖衷焦勞。蝗潦為災。民力彫弊。墜空窘我。秋窺
解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將治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
上而能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謂賢
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于丞疑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

獻發為誦令。使天下耳目聞見。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宸斷不疑。舉正以却邪。涉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無
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其時也。臣遠賤
之迹。愚亡所能。唯思死節一誠。上報陛下採擢虞舜之德。萬分一二。
臣無任許國竭忠。激切待罪之至。

至和二年。知制誥劉敞論呂溱等補外。上奏曰。臣伏以馭臣之道。在
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
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
則僥倖競進。頓敗可待者。不可勝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
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公正發憤。或朋黨比周。背
公植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
矣。以上聖之實。盡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

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達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自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達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六人等。皆有直實無邪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效佞倖。偉之雄。因而競起。此則邪正分別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忌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臣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

言事御史馬遵論欲用忠賢當去左右之私言。上奏曰。臣聞自古君皆欲求忠以自助。求賢以自為。然而治少而亂多者。蓋其所謂忠者不忠。而賢者不賢也。故知人則哲。堯舜其難。今陛下至仁求治。堯舜之用心也。其於知人。亦不為易。必欲得忠賢而用之。莫若去左右之私言。采中外之公議。則其人可知矣。知而用之。則朝廷無事。而天下太平矣。狂言聖擇。或補萬分。

英宗眷遇石司諫同知諫院傅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

神宗初立。以吳奎為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石辭不至。帝願謂侍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故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又嘗

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曰。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感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而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帝然之。

帝召問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滕元發治亂之道。元發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又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深以為名言。太息久之。

熙寧初。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

與卿從容論議者。曰。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臯夔高。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差何之。道試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慮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傅說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熙寧元年。安石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上奏曰。臣今日蒙宣論。以孫覺。令吏人書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諷。豈非人主所當遣怒。既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任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

於義未為失也。但命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
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
害將及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唯在
姦邪小人。以枉為真。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
此輩在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朋黨之私。招權之姦。則
恐威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廢。或
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
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譏
慝也。若陛下恐陳外之聞。此或不妥。臣亦以為不然。漢高祖雄傑之
主也。然鄂千秋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
以此為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王。皆未有能企及陛下
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奈何心存末世。橫吝之事乎。書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
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
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上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右正言供諫職孫覺曰。堯以知人為難。終
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
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
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以責之言。陛下
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
長。彙征壻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人日遠。其為禍患尚可
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
覺又上奏曰。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諭。以知人為難。臣時倉卒。以
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

神明之德。睿聖之資。而以知人為難。故四凶殛。禹禪。虞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為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群臣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下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為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群下之情。臣願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之。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幸。

二年。覺又論不當。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上奏曰。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廣其聰明。不專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必其好惡。既令才識可采。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廣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詆其四。或陛下少加耐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明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薦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庶在其人。亦不至於失士。

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以人君之所難者其惟知人乎。人藏其心非
察其言之可采。必觀其行。必試其事。然後其才能可得而用矣。虞書
曰。萬方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
之謂也。恭以百寮轉對。不行者十數年。陛下即位。首復其事。此真明
目達聰。兼視廣聽之術也。然而止取其名乎。將取其實乎。如取其名
則書之史冊。傳之四方。亦足以為美矣。如取其實。則今之轉對者。前
一日入奏于上閣。至其日再拜於上前而退。則所奏之事。有可採者
或假手於人。若因而進用之。則偽濫者何由而旌別乎。欲乞先觀其
言。設有可采。即於轉對之時。召而訪以事。閱其能否真偽之狀。既審
其可用。仍未可以言而遽進之。先命之以事。而觀其才用之實。而擢
於位。如此則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之典。復行於今日。
四年。繪權御史中丞。又上奏曰。臣竊以知人之難。雖聖人不免有失。

如堯之為君。可謂聖人矣。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然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舌此言。堯亦難
乎。知人也。如孔子之為師。可謂聖人矣。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則孔子亦難乎。知人也。夫知人之道。古聖人以為難。在
免有失。則今之人不逮於古聖人者。其得自謂無難無失乎。然在
於衆。而不以一己之愛憎。而定人之賢否。則知人庶乎其無失者矣。
恭惟陛下聖德天縱。實知人之哲。苟知之。則用之無不當。然天下百
官之衆。豈能盡出於聖知乎。則必責在宰相也。今居宰相之任者。獨
王安石。臣謂其人之文章之德行之政事。信為宰相。唯於知人之道。
或恐不能無失焉。以臣之愚而觀之。其得失在於以一己之愛憎而
定人之賢否而已。臣請以既往之事明之。只如呂公著者。王安石如
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青苗不便。終而憎之。遂

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陳州之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乞罷條例司。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韓絳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一旦於陝西擿助役錢榜。終而憎之。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薛向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助役錢不供。終而憎之。已沮之。効之矣。非遠必將力排。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至於李常之類。不可勝紀。真始徇我。則愛之。薦之。以為賢。其終違我。則指之。排之。以為不賢。知人之道。豈若是哉。然既往之事。不足復議。臣之所憂者。在於將來也。安石之位。今已為宰相。則尊於往時矣。其勢也。漸而專矣。人知徇之者。得路。則刻薄者望風而進矣。人知違之者。得怨。則阿諛者登門而附矣。以阿諛而被用者。唯富貴是圖。必無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者。唯沽傲是務。必無愛人之道。戾之者曰。吾順之者曰。衆戾之者曰。衆。夫則其間或有守之君子也。順之者曰。衆。則其間或詭隨之小人也。下之任安石也如此。而安石不能知人。愛人之徇己也。而憎人之違己也。如此。雖陛下保安石。必不作過。若萬一有擅權專恣之事。既附之者。衆而無敢違之者。則陛下何由而知乎。縱安石實不作過。若萬一有思慮不及之政事。而行之有害於時者。何人敢與安石言之乎。觀其愛人之徇己。而力為之。憎人之違己。而不肯用。雖有敢言之者。安石其肯舍己而迴乎。上孤而下執。臣之所憂在乎將來者。此也。臣願陛下體察安石於知人之道。未盡。凡百除法。無只信真愛憎。而更參之於衆人。則天下幸甚。臣未受命為御史中丞以前。未嘗敢以一言上聞。誠知陛下信之之篤。是以取憎於執政也。今既受命為御史中丞矣。則不憚誅誦而言之。乃其職爾。臣每聞其門下人議論。但稱有違安石意者。遂相與呼為流俗之議也。以今觀之。流俗之議。安可

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陳州之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乞罷條例司。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韓絳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一旦於陝西擿助役錢榜。終而憎之。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薛向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助役錢不供。終而憎之。已沮之。効之矣。非遠必將力排。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至於李常之類。不可勝紀。真始徇我。則愛之。薦之。以為賢。其終違我。則指之。排之。以為不賢。知人之道。豈若是哉。然既往之事。不足復議。臣之所憂者。在於將來也。安石之位。今已為宰相。則尊於往時矣。其勢也。漸而專矣。人知徇之者。得路。則刻薄者望風而進矣。人知違之者。得怨。則阿諛者登門而附矣。以阿諛而被用者。唯富貴是圖。必無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者。唯沽傲是務。必無愛人之道。戾之者曰。吾順之者曰。衆戾之者曰。衆。夫則其間或有守之君子也。順之者曰。衆。則其間或詭隨之小人也。下之任安石也如此。而安石不能知人。愛人之徇己也。而憎人之違己也。如此。雖陛下保安石。必不作過。若萬一有擅權專恣之事。既附之者。衆而無敢違之者。則陛下何由而知乎。縱安石實不作過。若萬一有思慮不及之政事。而行之有害於時者。何人敢與安石言之乎。觀其愛人之徇己。而力為之。憎人之違己。而不肯用。雖有敢言之者。安石其肯舍己而迴乎。上孤而下執。臣之所憂在乎將來者。此也。臣願陛下體察安石於知人之道。未盡。凡百除法。無只信真愛憎。而更參之於衆人。則天下幸甚。臣未受命為御史中丞以前。未嘗敢以一言上聞。誠知陛下信之之篤。是以取憎於執政也。今既受命為御史中丞矣。則不憚誅誦而言之。乃其職爾。臣每聞其門下人議論。但稱有違安石意者。遂相與呼為流俗之議也。以今觀之。流俗之議。安可

忽諸無使將來之視今日。或有如今日之視去年也。遇事外也。民政內也。外憂如皮膚內患如心腹。可得謂之必無矣。臣謂今日之後。只有順之者。而無復有忤之者。不同於既往也。乞陛下以宗廟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而無重違安石一人之息。凡百除注。或有未得知人之美者。乞參之於眾人。或出於聖斷。裁正之。

三年。知開封府鄭獬上奏曰。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尹京府。為治喜好。百姓便之。臣內惟承乏纒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抵拜以謝。又以隆暑日昃。不敢久對。是以私懷鬱塞。恐慄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勉強。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蓋知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陛下德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絲逮訪於下。

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所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亦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蓋臣乘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為黑。以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彌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乎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

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歎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牽私言。使天下曉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伏候進止。

獬又奏曰。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莫不震動。伊鬱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躍者以為自天謫已來。五六十一年間。未有此等事。據祖考之宿憤。快四海之公議。則孤立持出之臣。可以出氣。以高抵於天地間矣。然而慶於始者。未必不憂於後。見於微者。未必不昧於著。今進退之柄。在於宰相。無雄傑跋扈之志。竊取其柄。以植私家。故陛下。一日攝而歸己。此不為難。而所以為難者。乃在知人。昔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則自堯而後。愈為難矣。今賢不肖雜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烏能

探其肝膽。而辨其真偽乎。辨之術。則莫若試之。凡陛下所得士。未宜便賜褒擢。如曰。我能治民。則且試之。治民始曰。我善治財。則且試之。治財。如曰。我善為禮。則且試之。為禮。如曰。我善為樂。則且試之。為樂。凡其所長者。宜從其長。而用之。用之有效。群臣以為然。未也。大臣以為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效。然後賞之。如其不然。則宜黜之。賞罰明。而人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則其知人者。豈不為難乎。既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之事去矣。昔者秦始皇自侈。以為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黥。乃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亦以為天下無賢。及唐宗之起。而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也。今天下之廣。豈無賢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乃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宜用其所長。在三司者。則宜擇錢穀吏。尹京者。宜擇通政事之臣。在御史。宜擇強毅之臣。在侍從。宜

擇文學通古今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夔禹之賢。而不能兼二事。况以庸庸之材。而欲兼天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為官擇人。而為人擇官。惟履踐之多。則為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未能沛然也。今天下之士。如有自薦或曰大臣所舉。且試召之。使論其事。而觀其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為。如此則焉庾哉。

御史知雜劉述乞假監司之權。命察守令。狀曰。臣嘗謂天下守宰。知一一得人。則和氣可以立召。太平可以力致。不為難也。何以言之。朝廷若差除守宰。多限以資級。不能周知其人善惡。及臨事之際。方見其才之短長。德之良否耳。能周知而習見者。必也監司之官乎。設有一人其資性既醇謹。其持身亦清厲。奈何才識短謬。不能燭知義理。

區別淵慝。而使之居守宰之任。則下得侵其權。吏得縱其姦。民受弊而無告矣。復有一人狡猾貪污。而能屬託吏胥。縫上下。陰為姦賊。不見其迹。斯二人者。人皆知其不可以長民矣。而為監司者。雖欲發擿而斥逐之。而無實狀可得。且復懼為反噬。隱忍而不敢為。間或能直以不才貪猥之說。聞于朝廷。萬一聽而罷黜之。旋踵之間。則寬懇之聲已聞於上矣。醜言巧詆。隨而加諸。朋姦之人。互為撈援。無幾何則職任復舊矣。彼監司者。懲其若是。既不能有所裨益。不若苟簡循默之為宜也。為監司計則得矣。為朝廷計則非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深鑒此弊。少假監司之權。使得竭忠盡慮。精察守宰。有如前所謂二人者。為眾所惡。當深譴而痛繩之。投諸四裔可也。終身不齒可也。而其事權可不假借之手。監司得其權。則郡縣細紀既舉。而民受其賜矣。然則監司事權。朝廷既假借之。則推擇之間。不可不審也。

願陛下深詔政府精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唯人是求不必限以資序
即得其人矣。可以責之力振風教審覈官吏使弱不勉者不敢怠其
職剛暴失中者不敢肆其情農桑勸而孝悌興徭賦均而獄訟息然
後間下特旨命於守宰中擇有豈弟之政吏畏而民愛事狀灼然者
三兩人密加薦拔特與增秩賜金使之再任或陞擢任使如此則郡
縣有中和之政監司有澄清之功行之不疑當見其效。

元豐間以司徒致仕富弼論辨邪正上奏曰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
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跼蹐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
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
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
政者股肱心膂也諫臣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群有司者筋
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

方能成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為疾矣君之
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
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為國大臣日至于君前議論
天下大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
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
和則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
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
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
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
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

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論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今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既誅諸呂。平以勅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其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難列於君前。咸當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爭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終致傾搖。門下朋助。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讎。何如公家之事。既

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主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大茲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誦八關十六子者。輿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議。謂度有天命。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虜主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相。爭黃巢。遂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携扶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果議畋語為是。携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鐸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携議。巢果大怒。擁眾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梁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

古無此。久之篡非漸敗。而來溫自募軍投宋。終移唐。作自誦大果。二相者管私徇己。用心不公。構陷忠良。敗壞時政。或弱弱三室。或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所謂實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是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病。可以養其生也。至於謀官知事。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禮曰。和者天下之達也。漢劉向亦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曰。烹調鼎鼐。張琴瑟。操執轡。駟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為論者。或大或細。果有不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

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伴。動靜語默不相應。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可得邪。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眾。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然道無阿。為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為朋黨。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岐萬壑。為主聽。必得其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為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

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武小人者。聖賢
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
悄悄。愠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之。仲尼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與
君子相反。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
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
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
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
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堯
詭或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
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

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所惡
者。未可遽棄之。但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
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
察焉。是也。孟子尤於進退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
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尊。可不慎
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
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眾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
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蓋侯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
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
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忌用捨或棄。則所損多也。實慎之

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矣。至。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否。尚以知人安民為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也。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復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

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觀眾賢共成大政。則臣屈薄老朽。豈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彭汝礪論列樂士宣等奏曰。臣伏觀禹或舜曰。謹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臣竊惟舜在深山之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行之。若決江河。堯庶試諸難。登陟帝位。聰明睿智。是以有臨。禹猶訓戒之。安其好惡之所。蓋雖聖人。未能無過。賴左右正人。昌言嘉謀。以補闕失。兵惟陛下聽政之初。與大臣論大行太皇太后盛德。自古無也。蓋法數字。豈能盡有。以知陛下。以儉素為高行。以愛民為先務。權知開封府錢。懸持疏決。上前陛下。乃問失傷。審盜賊。詢禁鑿。有以知陛下。

明治道之大體。吏部侍郎引見改官。選人內有決教人者。乃命展一任。有以知陛下存好生之德意。聖語一出。疾於郵置之傳。中外臣庶。罔不悅服。實社稷之長福。天下之至願也。近聞樞密院劄子。發遣左藏庫副使京東西路都監樂士宣。供備庫副使滑州管勾。存橋黃經。左藏庫副使催促裝卸石段。主臨西京左藏庫副使山陵脩奉所勾。當蘇珪等。赴闕並特與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寄資供職。方陛下獨覽萬機。九州四海。群黎百姓。拭目傾耳。以俟陛下之施。為以窺陛下之好惡。宮闈兩掃之臣。內外侍省。豈之是哉。臣俯伏思惟。明道年中。章獻明肅皇后上仙。七日。仁宗皇帝召見李迪。起復。章得象。聽政五日。詔內外毋得進獻。以析恩澤。及緣親戚。以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覆奏。內降除官。及與差違。即未得行。我抑僥倖。中外大悅。未御止殿。召宋綬于河南。遠范仲淹于重州。黜內侍江德明。羅崇勳。並外

仁宗臨治之始。能安其好惡之所止。動則天下不應。在位四十二年。以昭受上帝之休。陛下勉聽羣臣之請。躬臨正宁。未開褒召賢德。旋顯端士。亟還頌僻。已試之內臣。非所以示美德於天下。臣竊為陛下惜。陛下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令士宣等各歸本任。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敬日躋。為百世之威王。惟陛下財擇幸甚。臣謬職從官。與侍經帷。苟有所見。豈宜緘默。僭冒上陳。冀聖德萬一之助。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汝礪再論列樂士宣狀。奏曰。臣今月初五日。論列樂士宣等事。理未聞指揮施行。臣俯伏惟念。大行太皇太后奄棄大養。陛下初攬政事。唯登進正直。斥遠姦邪。講求國弊。咨究民瘼。是朝廷之先務。天下之願望也。陛下曾未及此。亟召士宣等赴闕。及王毅之徒入內。殆非仁宗皇帝聽政家法。中外臣庶為之犬息。陛下好惡之端。輕發於此。竊

猾小人將投間而亂政。此天下治亂之幾。社稷安危之漸。不可不深
思而熟計之。臣所以不避鉞斧之誅。冒聞天聽。書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伏望聖慈。特留睿念。廣堯帝
捨己從人之量。虛商場從諫弗咈之心。早賜指揮。檢會臣前奏付外
施行。臣不勝大願。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元豐元年。知樞密院事呂公著。乞選用前日議論之人。才終遺棄上
奏曰。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人
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者。知人也。諛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
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
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
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

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曰。不敢。謹陳
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
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
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
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
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
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為顥昔任
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為過。有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
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
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為一二識者。私道陛下威德
竊以為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願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為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顯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於言路之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遺。亦未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惟陛下幸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五

知人

宋哲宗元祐三年。尚書左丞王存乞明論朋黨。所在狀曰。臣每
月十八日。同三省。延和殿奏論王覲。罷諫議大夫。除外任。差遣
事。伏蒙陛下宣諭。近日朝廷。然有朋黨。臣與呂大防等奏陛下
所謂朋黨。乞明示臣等。庶知懲戒。既而不蒙宣諭。臣退竊恐悚。
蓋朋黨者。附下罔上。紛亂邪正。眩惑視聽。陰為姦利。此人臣之
巨蠹。而世主所深惡也。漢之黨事。始於甘陵二部。浸淫不已。至
于衣冠塗炭。垂二十年。唐二李朋黨。互相排斥。凡四十年。義元
朝廷。國家慶曆間。亦有朋黨之論。當時富弼韓琦范仲淹等。頗
遭排擯。賴仁宗盛德。不至傾害。去年因張舜民被貶。自此議者
之人。分為二黨。亦互相詆毀。聖明燭知。稍加擯抑。今雖其勢頗

沮而餘風未殄。臣職預敷厲風俗。常竊患之。今蒙宣諭近日朝廷朋黨。未審聖意。謂庶官近侍邪抑。謂執政之臣。必是察見實狀。亦當明論中外。厚加譴黜。蓋執政之人。同心同德。乃克濟務。若審知有挾邪朋比之人。不可一日使居此位。居此位者。須待以不疑。若懷疑心。則必有小人造作飛語。乘間而進者。倘陛下涵容不欲暴露。而執政被疑。各懷形迹。其害陛下聖政。為不細矣。臣蒙被拔擢。使預機政。雖甚愚鄙。然粗識為臣去就之節。固無貪戀祿位之心。所以夙夜勉勵。欲効其區區者。誠荷陛下不次之遇。思有以補報萬一。是以心有所懷。不敢嘿嘿。伏望聖慈。因迺和殿奏對。明諭臣等。以朋黨所在。使得循省。如臣迹狀。有涉於此。願從寬黜。以爾在位。臣不勝惶懼之至。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辨舉王鞏劄子。臣近

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聖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詣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之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况鞏

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責。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矣。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曰。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自夜。竊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有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水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同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怨恨。無所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蒞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

怨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推舉。盧秉何正。臣皆身為
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
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欽然。此二者皆過矣。故臣
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
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
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
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
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
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
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
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警
矣。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
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惡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
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傳來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
斯義。勿謂不願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
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曰。臣本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
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
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復思念。若使邪正並
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
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
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
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
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

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兩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感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停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亦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特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鬚髻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附。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傍徨歎若。

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亦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特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鬚髻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附。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傍徨歎若。

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豈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眦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戕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

歸心耳。今自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亦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心良識慮。明審之。古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敢進止。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

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

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帝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五年。吏部侍郎兼侍讀范百禄分別邪正條目。上奏曰。臣愚竊以為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適舉。今輒疏其條目于後。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嚴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姦邪。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

為公正。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卸惛獨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為姦邪。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愧懼犬馬之忠。

六年翰林學士梁燾論為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以聰明為高。而政以忠厚為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皇帝陛下。仁孝在

敬。靜淵流通。閱天下之事日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祖宗治體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於成者。臣竊疑之。或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乎。今日為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上惑主聽。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亦呼正人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實也。所謂正之實者。能推公心以愛君憂國為計。不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大節而忘其身。事兩宮而一其志。為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於左右宮庭之間。遠慮至於夷夏海隅之際。皆欲得其歡心。康寧無事。上下一意。其為安靜真切如此者。是正人也。此類進。則聰明開。廣內外大慶。豈不為國家忠厚之福邪。所謂邪之實者。緩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為忠。內陰懷姦。曲其言似忠。而其實與同也。其氣似敬。而其實凶險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

一。而其實二三其德也。貪祿競進。積惡傾奪。專以傷害善良為謀。而又附托權要。出死力為之鷹犬。不憚不恥。以肆其毒。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其為傾搖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聰明眩惑。內外大恐。豈不為國家忠厚之患耶。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已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察見矣。願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辨姦詐之說。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勝倦倦納忠之至。

貼黃。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見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偽。而量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有次序。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是。知邪正之必

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政也。今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柰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數數進計。終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勿為清衷他日之憂悔也。貼黃。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臣。以忠孝報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不過數人。羣小怨嫌。陰結為朋。力謀排陷者。不一日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則姦謀可行。大姦有復來之望。此數人者。方以時事難守為憂。孤立難安為懼。若非陛下知其後來忘身忘家。當怨去姦。有愛君憂國之心。力賜主張。則豈能安全至於

今日也。在於今日之勢。尤為難立。仰賴聖造。終始主張也。此數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多。萬一如此。則為太皇陛下即日之悔。為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為大懼也。願聖明凝神深慮。以杜其漸。待其事起而後處。則其勢必強橫難制。縱終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伏望聖慈。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問。諱重開。可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朝廷日有安靜之望。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緩憂矣。小人姦言。最是難辨。蓋其巧美似忠。害善似直。狠愎似敢。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德業俱損。若不早辨。則終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為戒。聖明不可不察也。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言職事。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闢撥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術無他。在乎絕朋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忘國家之事。以私己自營。揆疑似之說。以養交固寵。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忠者先傷。則凡悖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為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從而推廣其說。然二人者。卒為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二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不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蓋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公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亡。人心無所賴。上下相徇。毀譽亂真。人主雖獨公其心於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臣視往事之變。嗟念人矣。起自疎遠。無在

右之功。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樂自誓。恨無死所以
報萬一。然臣嘗謂諫官御史。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譽。正綱紀。遠比
周。然後為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已。抵牾同列。亦既多矣。運戾權
貴。亦已甚矣。頃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欲就別殿說書。臣以謂禮貴
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僭。實生厲階。乃獻封章。論其不可。奏削方去
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頤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
也。臣於頤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職事爾。非欲沮頤以伸已也。同舍
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敵。陰懷毗睚。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職。臺
諫紛然共議。嘗故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闇。始欲救之。遂諾長
貳以謂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室具疏。力來強臣。臣乃詳論舜
民之言不可行。舜民之罷不當。救而却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
諭其人。各以為恥。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免。遂形惡奏。上既覽之。

仰賴陛下睿明天縱。照見邪隱。社稷神靈。弗祐非道。斯人黨與。不攻
自破。孤臣獲全。復進諫列。此天地之造也。今韓維之上客。程頤之死
黨。猶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
深憂也。臣安可忍不辨而去哉。所以辨者。小則欲明一身之枉。大則
欲救天下之害也。願陛下垂聽而察焉。大凡臺諫。供職之始。當有章
疏。所言之事。必以遠者大者為先。以近者小者為後。此其體也。今政
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
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為程頤報怨也。其一則杜純藉此以
悅韓維也。韓維誤神宗之政事。韓宗師忝祕閣之除命。韓宗儒醜穢
之迹。郭茂侑賊貪之罪。臣累嘗彈劾。則維之憾臣亦深也。彼杜純者
與韓氏為婚姻。維既判北京。是差純為本路運判。朝廷起純於停廢
之中。而遣之在河北。未數月。召為大理少卿。荷德於韓。豈肯不報。其

人天資刻深。持法苛峻。每斷疑獄。主議維重。以求合韓維之意。維多
從其說。於是表裏相成。與范百祿異論。維因此益喜之。忽有侍御史
之除命。下之初。不協公議。臣是時深欲論奏。適會傅堯俞等事未辨
明。恐不知臣者。謂臣又起爭端。遂隱忍而罷。則純之言。臣以悅韓維。
迹狀亦明矣。至于賈易為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
不知何詞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
罪乎。是不詳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
之曰。再斯可矣。蓋中人之性。燭理不能盡明。况於事變。必再三思慮。
則庶幾無悔。雖聖人亦許之。夫以孔子之聖。許季文子之再思。而臺
諫不容。臣之深慮亦已過矣。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以救之。為薄
於風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固有取捨。不可執一而言也。臣雖不救
同官。薄於風義。其過小也。實知不當救。而苟為辭說。附助黨與。以救
之。則欺於朝廷。其罪大也。臣寧有小過。而不敢為大罪。寧致同列之
深怨。而不誤國家之大事。臣何愧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
絕。必欲臣廢逐。而後已。臣深痛朋黨弊至於斯也。夫朋黨之人。寄倖
於忠。托姦於直。濟之以智。成之以敢。不可不察也。昔劉崇魯哭李璣
白麻者。為諂崔昭緯也。劉極楚構李紳之寃者。為附李逢吉也。豈宜
聖世復啓此風。小分曹類。大成黨錮。漸不可長也。臣伏聞神宗皇帝
嘗戒諫官曰。不得濬為朋比。陰有中傷。祖宗訓戒。著在史冊。安可忘
哉。恭惟皇帝陛下。克仁舜孝。規天模地。恭揚祖考之光訓。越對上帝
之景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聖哲仁慈。越出千古。四海治理。萬機得
失。神遇而心悟。其於邪正。了無遺察。臣雖以螻蟻之命。立於虎豹之
群。憑賴天地之力。未賜斧鉞之誅。以安其餘生。而不憂也。雖然。臣猶
喋喋不能已者。蓋衆口可以鑠金。積毀可以消骨。曾參殺人。入市有

之。則欺於朝廷。其罪大也。臣寧有小過。而不敢為大罪。寧致同列之
深怨。而不誤國家之大事。臣何愧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
絕。必欲臣廢逐。而後已。臣深痛朋黨弊至於斯也。夫朋黨之人。寄倖
於忠。托姦於直。濟之以智。成之以敢。不可不察也。昔劉崇魯哭李璣
白麻者。為諂崔昭緯也。劉極楚構李紳之寃者。為附李逢吉也。豈宜
聖世復啓此風。小分曹類。大成黨錮。漸不可長也。臣伏聞神宗皇帝
嘗戒諫官曰。不得濬為朋比。陰有中傷。祖宗訓戒。著在史冊。安可忘
哉。恭惟皇帝陛下。克仁舜孝。規天模地。恭揚祖考之光訓。越對上帝
之景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聖哲仁慈。越出千古。四海治理。萬機得
失。神遇而心悟。其於邪正。了無遺察。臣雖以螻蟻之命。立於虎豹之
群。憑賴天地之力。未賜斧鉞之誅。以安其餘生。而不憂也。雖然。臣猶
喋喋不能已者。蓋衆口可以鑠金。積毀可以消骨。曾參殺人。入市有

虎言者三。至未免置疑。跬步一差。遂投朋黨之陷。此臣所以深憂也。夫竭力事君。有死無貳。死得其義。又何憾焉。臣之區區。惟恐不得死於陛下之斧鉞。而將死於朋黨之陷。則臣猶有憾也。伏望陛下哀憐鑒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煩惑天聽。臣不勝幸甚。

陶又乞罷京西路轉運副使。除一小郡。上奏曰。臣近拜疏。具陳本末。乞罷言職。免使紛紜之論。煩惑天聽。孤危之誠。必蒙聖察。繼聞除臣外。路轉運副使。雖陛下知臣無他。哀憐全庇。未遂誅戮。猶欲付之一道。養以厚祿。天地父母恩深德厚。真幸極矣。然臣尚敢冒鈇鉞之威。傾布腹心。苟免寄任者。蓋為陛下以臣為是公也。黨人以臣為非。私也。受恩於陛下。則生可保也。得罪於黨人。則死不可保也。當此之時。臣欲不言而去。則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不有兇誅。必有人禍。臣欲言之而去。則議者必謂臣因罷職補外。憤怒狂躁。敢肆讒說。則臣言與不言。皆可罪也。雖然。臣今日在諫列。則猶可言。明日罷而去。則不可復言。徒抱恨而死。目不瞑矣。臣寧取憤怒狂躁之責。而不忍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也。蓋為皇帝陛下。承祖宗廟社之寄。恭默未言。太皇太后保佑嗣聖。務以德治。簾外之事。有所不知。每與講謀天下之政令者。唯執政數人而已。每欲詢求朝廷之關失者。唯臺諫數人而已。每使談演經術。開發聖性。以充庶道德仁義之實者。唯講讀數人而已。則居此職者。安忍以回邪欺罔報陛下乎。今臺官以阿附彈劾而執政應之於內。講官以怨仇欲誣而諫臣助之於外。在臣一介。固不足鄙。然此風一啓。非朝廷之福也。何則。今日惡一小官而擊者。明日臧一大吏而中傷者。推此而上。何所不可。雖陛下他日覺之。亦恐根株已深。而剷除不易也。况臣今日已後。不復面見清光。無由更上章疏。故於此時。敢效古人之尸諫。詳不條陳。當今之事。以補前疏之畧。

與不言皆可罪也。雖然。臣今日在諫列。則猶可言。明日罷而去。則不可復言。徒抱恨而死。目不瞑矣。臣寧取憤怒狂躁之責。而不忍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也。蓋為皇帝陛下。承祖宗廟社之寄。恭默未言。太皇太后保佑嗣聖。務以德治。簾外之事。有所不知。每與講謀天下之政令者。唯執政數人而已。每欲詢求朝廷之關失者。唯臺諫數人而已。每使談演經術。開發聖性。以充庶道德仁義之實者。唯講讀數人而已。則居此職者。安忍以回邪欺罔報陛下乎。今臺官以阿附彈劾而執政應之於內。講官以怨仇欲誣而諫臣助之於外。在臣一介。固不足鄙。然此風一啓。非朝廷之福也。何則。今日惡一小官而擊者。明日臧一大吏而中傷者。推此而上。何所不可。雖陛下他日覺之。亦恐根株已深。而剷除不易也。况臣今日已後。不復面見清光。無由更上章疏。故於此時。敢效古人之尸諫。詳不條陳。當今之事。以補前疏之畧。

願陛下知之者六。然後退就斧鉞。必未為晚。伏望陛下寬臣憤怒狂
躁之罪。一賜省覽。幸甚幸甚。臣聞
主。並瀆迴避。蓋置臺諫以檢察兩
徇。此祖宗御下之機權。至深至密。
避舉主。昨除杜純為侍御史。明知
無復忌憚。中外傳聞。莫不駭嘆。蓋
豈不相厚。動息豈不相通。維有過
害政之端。莫甚於此。今純雖已罷
門生故吏為臺諫。表裏作事。以
陛下知之者一也。純之本末如
氏之勢。誠可畏矣。宗道為左司
書舍人。未甚過也。陛下方以安

則頗專恣。以宗文為光祿丞。又有待
之關。而為北京通判者。乃其子與姪
大理卿。張元方為府界提點。辛雍為
彭年為司農少卿。楊景謨知開封縣
貪贓放罪得晉州。徐耘待闕差度勘
力言之。而自遭枉奏。勢未暇及。今韓
如維之彊橫。臣今日亦不敢不言。而
以太平無事。尊賢重道。起程願於山
林之下。而任以勸講。日侍天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勿動。非義
勿言可也。今乃講讀之罷。往往與內侍密語。非其體也。向者皇帝陛
下。偶因發轡。未御講筵。願乃申請乞。今後須得關報。亦駭中外之聽。
不知義也。詳定學制。疎謬無取。禮部逐一駁正。三省至今依違未決。

敢指此以詆韓維也。至于近日
次而權軍器丞者。又有奪吏部
也。孔宗翰為刑部侍郎。杜純
太常博士。馬瑒為清河輦導。宋
謝景溫免成都得揚州。郭茂怡
濟院物帛皆其親也。臣方欲
維雖已罷免。臣恐他日宰執
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二也。朝廷
林之下。而任以勸講。日侍天子
勿言可也。今乃講讀之罷。往往
下。偶因發轡。未御講筵。願乃申
不知義也。詳定學制。疎謬無取。禮部逐一駁正。三省至今依違未決。

議者非之。臣又風聞願在汝州。以呂民田數家起謗。邢恕在彼兩平其事。然未審其實有無。果無之。則是他人以惡語加之也。果有之。則殊非朝廷所以待願之意也。臣知此久矣。未深信之。而不言也。至于今日。則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三也。古者冢宰制國用。於歲抄量入以為出。周公制禮。太卜以九式均節財用。然則邦家經費。乃執政所當留意也。今聚斂之歛。蠲除已盡。而浮冗之費。殊少裁節。雖降詔委官裁減冗費。而所減去。唯將官公使一項。歲可省十萬貫。其他則皆細碎毫末爾。臣恐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未免過於取民。宜詔三省與戶部裁定國費。使僥倖慎始息。上以富國。下以厚民。此願陛下知之者四也。國家宗社所以延長萬世。德澤及人。淪浹骨髓者。豈懲秦漢以來。至于五代之弊。無族誅有貸法故也。天聖中。詔天下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以上請。例蒙寬貸。州郡縱有不應奏之罪。則與免駁勘。自昔至今。由死得生者不知幾萬人矣。近歲刪去此條。於是天下之獄。在可疑不可疑。可憫不可憫之間者。皆畏駁勘。更不奏請。率皆文致其罪。處之死地。臣恐刑獄益密。而濫死者衆。則與免駁勘之條。不可不復。此願陛下知之者五也。夫君子小人之道。各有消長。觀大勢何如。則治亂可知矣。君子並進。則治。小人彙征。則亂。世主所以防微杜漸。而慎其用捨也。今朝廷選拔材器。澄清流品。勤亦至矣。而間有小人雜於其中。不可不慮也。王安禮者。有吏材。曉民事。委以藩郡。乃其所長。然其人操行汙濁。心膽麤豪。神宗亦嘗稱為惡人。既差知成都。必過闕下。不宜留在朝廷。况許將今冬成寶。宜令速赴新任。盧秉者。昔在兩浙提刑。創興鹽法。言官東南至今瘡痍未復。在渭州處置邊事。惟求合李憲之意。曲奉於憲。有如尊親。憲嘗薦之。素相次服。除決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時中。李公南。路昌衡輩。

奏議卷之百五十五 十四

皆刻薄之資。見於已試。而又任之以經畧發運轉運使之職。必無以副朝廷德意。而惠養元元矣。此願陛下知之者六也。凡此六者。陛下既已知之。願以聖謀英斷。收攬威權。運於掌上。使大臣小吏不敢為欺。天罔日之事。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雖朝去闕廢。暮死溝瀆。亦無憾矣。臣既與當塗之人。多有仇怨。今轉漕之職。必難安處。未免煩言。重浼天聽。伏乞除臣遠小一郡。俾安其俗。

元祐元年。差司諫朱光庭。乞以善利二者別。邪正之臣。上奏曰。臣聞自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別邪正之臣爾。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否。然則何道而別之。在善與利之間也。正臣一意。在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忠盡公。未嘗不敬。邪臣一意。在利。苟患失之。故為佞為欺。無所不至。恭惟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灼見正臣之在善。日寘諸朝。當知邪臣之在利。遠之於外。臣願陛下堅持此志。每

用人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則天下何患乎不泰也。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狀曰。臣昨日薦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議。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複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答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逐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

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未為商鑒。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王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脩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斷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兩黨之際。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成法。今來蔡確之罪。首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况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

異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威德之事。誠宜之行。臣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純仁又繳奏歐陽脩朋黨論疏曰。歐陽脩朋黨論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

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元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唯億萬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自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而皆亂亡其國。更相贊美。推讓。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為二十二朋黨。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又論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邊禍之。此非小人孰能為。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元營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者。故常宜過。小人欲加之罪。

則有可証者有不可証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親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

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臣聞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太平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構造謗言。毀黜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汙一二忠臣。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群議。惟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是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譚。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構造之言。易為明辨。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切見本朝歐陽脩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輒敢備錄上進。伏望萬機之暇。略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區激切之至。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黨。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陳次升奏對曰。臣伏觀周紳李彥倫。巴宜張康國。蔡璠吳伯舉。李植朱剛。近因賜對。除朱剛知泗州。吳伯舉太常博士。餘皆提舉常平司官者。竊以爵所以旌有德。祿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無功而祿。何以為天下之勸。故人主以爵祿為標柄。而砥礪天下之才。官必得其人。

人必稱其職。恭惟神宗皇帝。精廢政。允釐百工。大臣每薦人材。必召對。能者隨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蓋所以明黜陟之公也。風聞前任官登對。朱剛家不稱旨。故與知州差遣。且自通判升為郡守。已是進職。若得常調一郡。亦僥倖。今乃除知泗州。况泗州地望非他郡之比。經是任。外則為監司。內則省寺監官。如此。則是與稱旨者蓋無異矣。以剛之守泗。雖不足論。然召對所以旌別人材。今例有選任。是有召對之名。而無升黜之實。朝廷用人如此。良可惜哉。除授恐累國體。伏望陛下稽攷先朝政事。召對臣寮。必擇其能者而進之。其不稱旨者。令歸本任。庶使賢否有別。多士知勸。其朱剛若先有旨。揮與知州差遣。即改差常調一郡。少示黜陟。庶允公議。取進止。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知人者自信。知於人者信人。道可以治天下。則與之謀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器大者不與之以苛。

細。詭小者不責之以闊遠。能者官其能。藝者食其藝。使辨士不得以辭勝。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機合。貪士不得以利摩。有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官。按法而麗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聲。離婁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舉。意已得之。見之所見。情已察之。姦良儉正。毀譽是非。無以逃於我。而陟降沮止。廢置予奪。亦無不自乎我。此知人自信者也。無主外無學。好惡無別。取捨無擇。故人觀其倚而潛以應之。倚於名高則諛說之。徒至。倚於厚利則聚歛之。徒至。倚於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計數則譎變之。徒至。美言獻於前。重祿餽於後。使夫喜功易進。挾捍闔之謀。試揣摩之術。排擊於必爭之徒。諱噪於並趨之地。前之既入。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攘之。名器可以餌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於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

威專。知於人之君。使人唯恐不為。以自侈。故勢輕而威奪。凡此兩者。治亂之所繫。而人君之所察者也。孔子曰。不人之本。未始不先乎知言也。夫天下無事。則不能言者出。故以言擇人。以人責事。雖堯舜不能廢也。言乎經大事。興大利。舉偏而補弊。革舊而造新。此必有趨變之功也。言乎明憲度。謹禁令。犯義者黜。犯刑者誅。此必有制法之功也。言乎節財用。阜通貨。賄。使公私無不足之患。者。此必有富國之功也。言乎修車馬。備器械。選將殲士。使敵人不敢加兵。此必有強國之功也。言乎稼穡。有政。農功有時。竭人力。盡地利。此必有養人之功也。言乎明道德。達禮樂。人無賢不肖。才無愚智。學則成。不學則棄。此必有教人之功也。然許人以可用。則不可用者無以知。僉人以不能。則能者無以見。故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與之。使自舉之。功當其事。事當其言者。賞功不

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者誅。大臣不能為朋黨之助。左右不能為先容之助。士大夫不能為游談之助。賢不肖是非之迹。循其後逐之而已。窮矣。故好誣者不能詭言言則不實之罪隨之。好匿者不能隱言言則不忠之罪隨之。好大者不能多言言則惑眾之罪隨之。好毀者不能諧言言則蔽賢之罪隨之。度其誠可言則言。誠不可言則止。知其言之不可罔而名實之不可揜也。昔者齊威王命大夫治即墨而毀言曰至。使人視即墨則田野闢人民給。命大夫治阿而譽言曰聞使人視阿則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故召即墨大夫封之萬家。乃阿大夫烹之。堂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雖然。此知言者也。持此以責人之功。未足以盡人之才。盡人之才。惟聖能知之。人之才於此於彼。各有所能也。不言其所能。而用其所不能。則所能者悅於見知。而所不能者終不敢以非其才而自處。唐太宗嘗謂高士

廉臨難不易節。而所乏者骨鯁。唐儉出言可喜。而未一言及國家事。楊師道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長孫無忌應對機敏。而攻戰非所善。岑文本敦厚而謀長。經遠。劉洎堅正。而其言有益。馬周敏銳。稽遂良竭誠依人。太宗知此數人之才而用之。數人者亦莫不盡心以應上。使夫聖不足以通人。知不足以周物。疇克之哉。故知人者始於試人之言。而終於盡人之才。凡此者。出於聖王獨見。非下之所能為也。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朋黨之弊。狀曰。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其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我。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

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慎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冲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慝。滯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慎終如始。獎借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紹聖二年。監察御史常安民論大臣唱紹述之說。上奏曰。臣切惟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恩。一時朋附之流。從

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譁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列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越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并命勅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為侍郎。士論皆以為當。聞吳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聞待制舍人再

激而大臣尚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夫嘗一言及之。唯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獎。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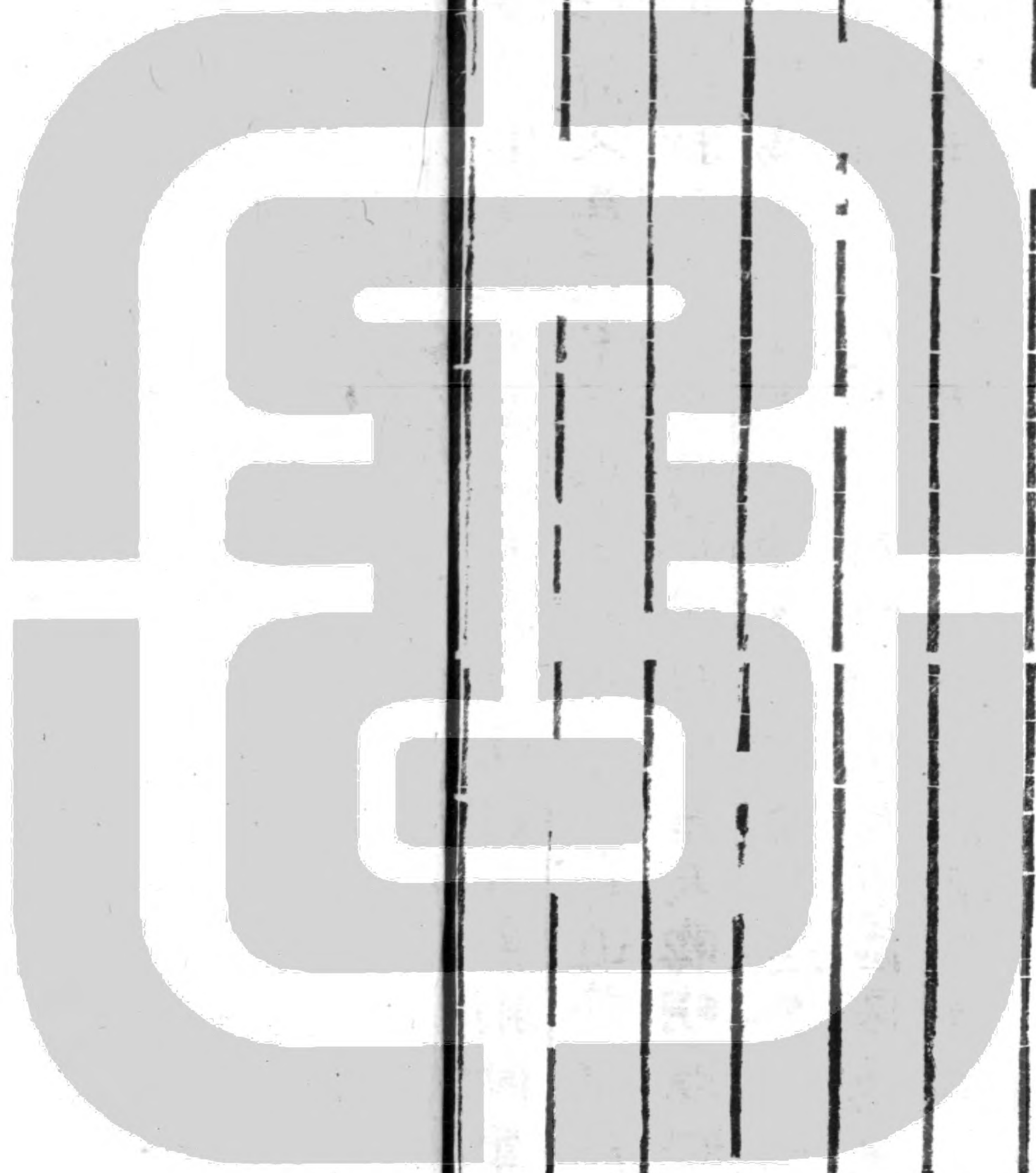
畢仲游上言曰。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強。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乎丘民而返為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寧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其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勇者以目皮視天下士。而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

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至士。自正至祿。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况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制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麤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以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於

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目皮取天下士者。為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敵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能。又有孔子所以知之以治其精。而為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而賢則無賞。而唯用學校科舉保任之麓法。嘆人之難知。蓋未可歎也。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召還。上殿劄子曰。臣竊惟聖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當自朝廷。朝廷一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征曰嚴。蓋用師後。未有不罷者也。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事又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所謂濟濟舜命九官是也。所謂翔翔翔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如此。

可謂美矣。竊見近時學士大夫。往往競進。務相傾奪。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能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恭惟陛下。憲天聰明。深燭民隱。修明百度。首以人材為急。而臣逮侍神考。元祐補外。迄今一紀。陛下即政之初。首加識拔。此臣夙夜未知。所以論報之方。區區愚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慎初謹始。正自朝廷。眷忠厚之臣。擢靜退之士。使躁輕者革心。淳薄者易慮。達用皇極。布宣中和。以熙百志。以凝庶績。以追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勝願幸。



Blank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紅印